

人们往往把一天中正餐以外吃的小食品称之为零食。吃零食的需求并不是饥饿，心理学家找到了具有科学性的借口，就是人常常需要心理慰藉，吃零食有舒缓心理的作用。

我们小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尽如人意，却依然在主食之外经常受到零食的诱惑。那些年，“买点甜的咸的吃吃”就是买点零食吃吃的意思，就是长辈对小孩子一种额外的奖励。零食有甜的和咸的区别，甜的有点阳春白雪的属性，而咸的则接着下里巴人的地气，因为那时粗盐只有一毛五分之一，鲜酱油才两毛七分一瓶，而白糖要七毛八分一斤。家里来了客人，上海普通人家常用“糖滚蛋”作为点心送客，也算厚待客人了。小孩子生病，给一碗糖粥就可权且充当营养品了。哪位仁兄即使不幸患上了急性肝炎也就是凭医生证明多配给一斤白糖而已。

我家附近的金猫食品店坐落在天蟾舞台对面，我常在里面买糖果解馋。最便宜的要算粽子糖。取粽子之形，色呈橙黄，晶莹剔透，且赤身裸体无任何花花糖纸包裹，本色示人，价格实惠亲民，一分钱一颗。后来有了升级版，名曰



伉俪 霍建明 摄

闲翻《影梅庵忆语》，中有这样的句子：“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我对“蕉叶”的理解，初以为冒辟疆和董小宛玩诗意，用芭蕉叶盛酒喝，如同《浮生六记》中，芸娘和沈复于芭蕉叶上题诗近似。胡乱扫一眼注解，才知道错了。这里的“蕉叶”，原是一种酒器，又称“蕉叶杯”。

想象中的蕉叶杯，像一枚小蕉叶，有着渥绿的色泽，且足够精致。饮时只须中指托底，拇指、食指轻捏，樱桃小口微啜，美酒辄入柔肠。然查查资料发现又错了！宋代《觥记注》记录酒器之美，有“蓬莱盏、海山螺、匏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儿。皆因象为名。”像什么叫什么，蓬莱盏里，据说有三座突出部分，喻蓬莱三岛。那么金蕉叶呢，顾名思义，即金色的，蕉叶状酒杯。

雅玩

影视剧就能乱“飙车”？

沈顺南

近期观看现代都市生活类的影视剧，好几次出现剧中人物违反交通规则的场景。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一言不合就飙车”。有人开玩笑说，真要讲究起来，这些人的分大概早就扣光了。

影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其情节当然可以虚构，但表现形式或场景，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不能脱离生活，更不能违背法律法规。为了剧情或人物刻画，不考虑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或让剧中人物风度翩翩地边开车边打手机、接听电话；或随意鸣号来表现人物的情绪；或边开车边交头接耳，动情之处还会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掏出面纸帮副驾擦眼泪；赶时间就变道超车，配以“嗖嗖”的效果声……这种场景多次出现，很容易误导观众。别忘了，你拍的是日常的现代都市剧，不是007，不是警匪片，也不是广告——如今有危险特效的广告都会在屏幕下方用小字标明：“广告创意，请勿模仿。”难道电视剧也得整这么一出？

影视剧有着很广泛的传播力，编导在创作现代生活类的影视作品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参照新道路交通条例的具体内容，在某些细节处，注意不要出现违反交通法规以及有碍交通正能量的场景。都说要在细微之中传递正能量，用正确的导向引领人，怎么做？这就是一个做法。

皮，蜜饯杨桃、丁香山楂、盐金枣等等，有的且延续至今长盛不衰。丁香山楂是我的最爱，五分钱一包，弄堂口的烟纸店里用黄皮纸包成小的三角包出售。我常常买一包放在裤子口袋里，时不时用手指往口袋里把那消食开胃的东西撮点出来往嘴里送。有时候纸包浸润破了，裤袋里都是山楂的味道。

盐金枣是无人不知人尽食之。长相有三种，一种是长条形，一分钱一根，甘草味的，细细的用手拿着可以慢慢咀嚼，小伙伴们也往往把它叼在嘴边，戏称为“吃香烟”；另一种是小颗粒形，四五分钱一包，拿几粒送嘴里可以在唇齿间消磨良久；还有一种是圆饼状的。小伙伴有时候买一个圆饼状的，买一根长条形的，把长的放到圆饼里合起来一起吃，戏称为“大饼油条”。

在零食中最具草根意味的当属盐片。顾名思义就是盐水做成的片剂，如药片大小，实际上就是稀释后的盐的结晶体。一分钱一片，买了一片拿在手指里放在舌头上不时地舔一舔，能在很长时间里满足舌上味蕾的寂寞。大人总希望孩子吃好吃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已尽狂醉”，这是柳词，写了狂欢夜里，酒被金色的蕉叶杯映得金灿灿，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可见蕉叶杯一定是金色的——铜制，而不是我想象中的“绿”。杯的小巧，倒是符合想象：“饮器中，惟钟鼎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叶最小。”最小的杯子，叫梨花杯，蕉叶杯。所以，倘当下仍有蕉叶杯，像我这样不善饮者，谈起酒量，也会变得充满诗意。不必笼统地说，我不能喝；或者干巴巴道，只饮二两。我可以这样表达自己：我只有一蕉叶的量，喝不了这十蕉叶……或者：我只饮尽这一“梨花”可好？是不是很唯美？

从“曲水浪低蕉叶稳”看，蕉叶杯最初被制作，可能缘于流觞。当它被置于流水，只薄薄浅浅的一片，四平八稳，不轻易被细浪打翻。

《红楼梦》第38回里，提到蕉叶杯：“黛玉放下钓杆，走至座间，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丫头看见，知他要饮酒，忙走上前来斟。”这里的海棠，是指红色；冻石，指料子；蕉叶，一般理解当然是杯的形状，但也有人说，是绘了蕉叶花纹。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前些天提到蕉叶杯，朋友说他藏有一个。看了，原是明代的一个瓷盏，绿釉，已然没有了蕉叶形状，只是盏里盏外雕着蕉叶花纹。乍看，像一片绿油油的蕉叶卷成了杯状，倒也清新可人。既然明代的蕉叶杯都演化成这了，那曹雪

令人期待的上海书展开帷幕，这是读书人的一场盛宴！而我清晰记得去年的书展，犹如昨天一般……“今年的书展我是去不成了！”八月间，我不无遗憾地想。远离合肥的86届学生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诚邀我去参加，同时黄山二日游。我膝盖不行，梦中的仙境是去不成啦，只能由他们驱车接送去参加聚会。可是赶回来，书展就要谢幕了，太遗憾哦。退休后，连续多年的上海书展，我都要去报到的。一日，我在夜光杯上看到一则小启。大意是要出版一本《夜光杯文粹》，会在上海书展上签售。心中一个闪念：我在夜光杯发表过的拙作，会入选？不会这么幸运吧？这该是陈丹燕、叶辛、董鼎山……他们的事儿。

8月22日乘动车回上海，依然沉浸在浓浓师生情中的我刚进家门，看到桌子上平躺着两张书展的票子。女儿微信告诉我，是她向领导要的票子，她说我爸妈每年都要去的。我纠结着。明天是书展最后一天了，思量再三，虽然旅途劳顿，疲惫不堪，但还是决定，不能错过，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赶个“末班车”，去书展报到！

老两口一早打车去上海展览中心。进得大厅，我马上就问，新民晚报夜光杯的展台在哪里？一位高个儿的服务人员问另外一位戴眼镜的。眼镜思索了一下，很有把握地说：“哦，《夜光杯文粹》已经签售过了，书都运走啦！”我一惊：“啊？书运走了？”白来啦？我不甘心，再打探，新民晚报是什么展台？开始有人说世纪出版社，没有找到；有人又说是“远东出版社”……“一律八折”的横幅，给最后一批来“赶集”的爱书人注入强劲的兴奋剂。大厅里的空调仿佛也失去功能，人人汗津津的。我俩在人群中间，两头白发，大概

对话 红萍

午后，我去散步。出新村北门，穿过马路，看到对面新村铁栅栏边的一棵茶梅开得正茂盛，落的花瓣也多。我走过去看花，听到祖孙两人如下一段对话。小孙女说：“奶奶，花花很漂亮。”奶奶：“花都败了。”孙女：“什么叫败了？”奶奶：“就是花都落了。”孙女：“花落了也漂亮。”如花骨朵一般的小姑娘眼里，看到的花不管怎样都是漂亮的；上了岁数的奶奶看到的花是败了的，如她的青春一去不返。

七夕会

芹是清代人，所谓的“海棠冻石蕉叶杯”，我的理解，很可能是把一块鸡血冻石，雕成了蕉叶花纹杯——很贵的。物的形态会随着时光而变。了解了金蕉叶，又好奇《回仙录》里说的“螺杯”、“屈卮”。找图片看了，发现螺杯就是本色海螺壳。屈卮是一种带指板的单把杯，类似于我们带把手的小茶碗，唐、宋、元时非常盛行。写屈卮的诗特别多，多是劝酒的。“劝君金屈卮，勿谓朱颜酡。”“劝君金屈卮，满酌不须辞。”……海螺、梨花、蕉叶，乌银梅花，金屈卮……斟满了意象之美，把口腹之欲，提到了审美层次。那天，我一改过去读书的浮光掠影，不求甚解，从一个“蕉叶杯”切入，拔萝卜带泥，环环相扣，把古代酒器了解了个大概，享受了一次器物之美，也算是意外之获。

甚是醒目。在人海和书海中挤啊挤，终于见到“远东出版社”的招牌。两位高个正在聊天，我说：“不好意思，请问《夜光杯文粹》……”他俩热情引见，展台上四套精装本的《夜光杯文粹》赫然出现在我面前！

有品位的灰白封面，烫金的“夜光杯文粹”几个字像是老朋友在向我招手。我激动地拿起一本“2014-2015年”，又随手抄了一本“2009-2013年”交给先生，说：“我看这本，你看那本，看看董月光的没有？”

我戴上老花镜，低头搜寻手中的那本，浏览了一遍——没有。唉，早料到没有的。不过，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再仔细搜寻了一遍，还是没有。心头掠过一丝失望，扭头问先生：“你这本呢？”“没有！”先生抬头望着我，很肯定地作答。

我家先生的仔细和认真是我一直佩服的。我有点泄气，可是有点不甘，鬼使神差的，接过他手中的那本，决定再翻一遍。我快速翻到第8页，“董月光——轻轻走过徐家汇”……啊？哈哈！

工作人员笑眯眯地对我说：“最近都有读者兼作者的来买这本书。”“是吧？”我抱着这部沉甸甸的大部头新书，喜滋滋地去交钱，喜滋滋地夫妻双双把家还。再回首，遥望“我爱读书，我爱生活”的标语，面对着金碧辉煌的上海展览中心，我心里默念，明年，我还会来的。过去的一年，我在夜光杯又发表过几篇小文。今年，还会再次有幸入选《文粹》么？不知道，这就去书展实地看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幸运吧！不管如何，总得感谢“夜光杯”敬业的编辑先生们，给了我，还有许多普通读者成为“作者”的机会！

大卫·林奇说：“好莱坞总担心自己制作出来的影片观众会看不懂。所以他们讲出来的故事充满套路，以求每一个细节都被很好地理解。”这句话并不是贬义，而是说明了要在剧情电影的套路内拍出好电影并不容易。整个暑期档，好莱坞电影寥寥，但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国产片在摸索中欲向好莱坞看齐的诚意，如杨磊执导的《蛟珠传》，就让我体会到了——一种虽在套路内，却充满想象力的喜悦。这部电影的人物设置就很有意思。有缺陷的男主角经过自我觉悟，克服缺点成为英雄，很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电影堪比好莱坞大片的特效为人物营造了叙事感很强的环境气氛。不仅好莱坞电影如此，往身边看，香港电影也盛产这类人物。始终被模仿却暂未被超越的周星驰电影常常是人物卷入大事件，无意间背负了不自知的使命，最终战胜反派和自我，同时戳中泪点和笑点，屡试不爽。《蛟珠传》继承了这一脉，王大陆饰演的泥空空是职业小偷，街头混混，做些不正当的生意，身体里暗藏拯救了整个民族的关键精神。

类比周星驰1992年的电影《鹿鼎记2之神龙教》，韦小宝和泥空空都在乱世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为私利争夺宝物，但在重要时刻，这个最看重个人利益的家伙，却愿意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去保卫他人，这其中人性的光芒，便是电影最打动人之处。张天爱饰演的黑羽以出场是男装，武艺高强，极端厌恶泥空空，泥空空偏对她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个嫌弃，一个倒贴，完全是林青霞和周星驰的翻版。

《蛟珠传》让人投入到一个“熟悉”的故事环境中，每段情节都踩着时间线铺陈，以经验来保证观众不跳戏，不出戏，刺激，但你知道安全，不会出现满脸问号。最大的惊喜还是片子带给我的喜剧感，犹如重温上世纪90年代的港剧，王大陆对张天爱近乎无赖般的贴身追求，各种嫌弃各种虐，但这种打也打不走的桥段正是观众想看的吗？当然，这一类人设全靠表演把控尺度，既要做到夸张，又不能让人反感，男主角俘获女主角心的过程也是一场对观众的征服。

有人称赞王大陆是“最放得开、完全没偶像包袱的男明星”，因为现在不少年轻艺人习惯于靠脸吃饭，他们在银幕上无时无刻不提提醒观众：“看呀，我多好看！”王大陆的长相不够帅，但他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年少轻狂却很惹人爱，为了这部电影，他提前一个月进组训练，与武行兄弟一起晨跑，很是刻苦。即便故事是按套路在走，我依旧要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因为它让我很投入地笑了。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小人物的光芒 赵典谦

小人物的光芒

